

雲海玉弓緣

(六)

梁羽生著



香港 偉青書店出版



梁羽生

雲海玉弓緣



六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培 基 印 刷 公 司 承 印

香港灣仔船街38號地下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

次 (第十一集)

第四十一回

一劍誅仇寒賊胆
雙魔火併懾羣雄

三

第四十二回

神功力鬥修羅掌
妙藥難消往日嫌

三三

第四十三回

解困扶危聞惡耗
傷情懷舊上襄陽

五九

第四十四回

渺渺芳踪何處覓
重重疑案費思量

八七



孟神通喝道：「西門牧野，你在崑山上的威風那裏去了？有種的就出來與我一決雌雄！」

第四十一回

一劍誅仇幾賊胆 雙魔火併憐羣雄

司空化道：「不錯，這位甘兄正是柳老前輩最得意的高足，柳老前輩曾有親筆書信，鄭重推荐，今日得見身手，果然是青出於藍。」說話之時，暗暗的對寇方臬打了一個眼色。

寇方臬與司空化同事多年，當然知道他的心意，情知司空化也已在懷疑金世遺的來歷，但爲了要借助金世遺來壓低西門牧野的氣焰，故此不願在此時追究。他向寇方臬打的那個眼色，也正是要寇方臬暫且包涵的意思。寇方臬心裏想道：「西門牧野雖然可惡，但我現在身居大內總管之職，要是給一個來歷不明、圖謀不軌的人混入宮中，這關係我可担当不起！」遲疑了一陣，終於又再向金世遺問道：「我聽說尊師最擅長的是綿掌的功夫，閣下所會的武功却極其廣博，莫非除了柳老前輩之外，還跟過其他名師麼？」

金世遺笑道：「武學之道，一理通、百理融，外間僅知家師擅長綿掌功夫，其實他

對於其他的上乘武學，也曾涉獵。」頓了一頓，又轉向西門牧野笑道：「西門先生可還要再試試麼？」

西門牧野對金世遺恨到了極點，但他使毒的功夫雖然是世上無雙，但自問在武功上却未必是金世遺的敵手，而在這樣的場合，要使用毒物的話，御林軍的軍官必然不服，因此只好按下怒火，強笑說道：「這位甘教頭已連勝了兩場，儘可以去得少林寺了。還是再繼續選拔其他的人選吧。」

寇方臬發懷疑，心想：「柳三春我雖未曾過，但他的武功深淺，却隔不過知道他底細的人。要是真如這姓甘的所說，柳三春豈非是當今武功最高的人？却何以十年之前，連南宮乙也曾贏過他？而南宮乙的功夫我却是曾試過的，不但比不上我，連司空化也要比他強一些，他的徒弟却怎麼如此了得？看來這姓甘的乃是一派胡言？」

司空化正在考慮叫誰出來，在金世遺之後，接受西門牧野的考較，寇方臬忽地問道：「你們御林軍中不是有一位老教頭南宮乙麼？今天可來了沒有？」司空化道：「他已經告老退休了。」寇方臬奇道：「什麼時候退休的？我記得不久前還見過他。」司空化道：「不錯，他離開御林軍還未到十天。」

寇方臬越發詫異，心知南宮乙的「退休」必有內情，就在此時，忽聽得一個蒼老的

聲音嚷道：「前御林軍教頭南宮乙求見司空大人！」司空化怔了一怔，道：「怎麼，他回來了？」寇方曼笑道：「剛說曹操，曹操便到。請，請！趕快請南宮教頭來吧！」不消片刻，只見南宮乙滿面怒容，已是大踏步的走到堂上。

司空化站了起來，愕然問道：「南宮老師，什麼事情？」南宮乙掃了金世遺一眼，跟着又指着厲勝男道：「大人，你可知道這兩個人的來歷麼？」司空化一時不知所答，寇方曼忙道：「正要請教。南宮老師這麼說，你一定是知道了的。」

南宮乙冷冷說道：「他們的底細要問他們自己才知道。我所知道的僅是：他們並非柳三春和萬應常的弟子，他們是冒名來的！」

此言一出，登時全場震動，厲勝男勃然變色，手摸劍柄，金世遺却是神色如常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南宮先生爲了查究我們的來歷，煞費苦心了！」示意叫厲勝男不可即在此時發難。

至此，司空化也不得不問道：「你是怎麼知道的？」南宮乙道：「我到過柳家莊，問清楚了柳三春並沒有一個姓甘的弟子。後來，又得知雲家莊發生了一件驚動武林的奇案。」司空化道：「哦，什麼奇案？」

南宮乙道：「柳三春與萬應常十天之前同到雲家莊作客，就在那一天晚上，雲莊主

雲中現和柳萬二人都不明不白的被人暗殺，連帶雲家的管家，雲中現的大弟子也送了性命！」說至此處，更是全場騷動，人聲鼎沸。司空化失聲叫道：「有這樣的事，怪不得我發出了請帖，直到如今，都不見雲中現這老頭兒來。」

原來南宮乙輸給了厲勝男之後，因爲奇恥大辱，兼之心裏又極是懷疑，故此先後到柳家莊和雲家莊查探，查悉此案之後，急急回京，恰好趕上了這場慶功宴，他與御林軍軍官，宮中侍衛等都是熟人，把門的見是他，不必請示，就讓他進來了。

寇方皋聽了南宮乙的這番說話，登時面挾寒霜，喝道：「這案子是不是你們做的？你們究竟是什麼人？冒名到此所爲何事？」

金世遺神色自如，淡淡說道：「不錯，那三個人都是我殺的！」

西門牧野大喝道：「原來你是奸細！」一手抓下，寇方皋攔着道：「他們萬難逃脫，且慢動手，我要先問他們的口供！說！你爲什麼要害死他們三人？」

金世遺道：「大人剛才不是問我冒名到此，所爲何事嗎？我就是因爲要給大人効力，這才把他們三人殺死的！」

寇方皋道：「這却是爲何？」金世遺道：「我說得這樣清楚，大人還不明白麼？我若非冒認柳三春的弟子，司空統領焉肯將我收客？我們二人自問有一身本領，想替皇上

効力，博個功名，但却無門路進謁，迫得出此下計，好有個進身的機會！」

司空化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只是兩位所用的手段却未免太狠了一些！」心裏想道：「若然他們當真是藉此作進身之階，爲了冒名頂替不至露出破綻，才殺人滅口的話，那倒情有可原。得此二人，勝於那三個老傢伙多了。」要知金厲二人乃是司空化所提拔的，今晚又是他帶這二人入宮赴宴，設若這二人真是「圖謀不軌」的「奸細」，司空化也脫不了關係，所以他盡量往「好處」着想。殺人滅口、冒名頂替雖然屬於邪惡的行爲，但在他們這班人看來，却算不了什麼一回事。

寇方皇老奸巨滑，聽了金世遺的話，却是半信半疑，但他還未抓到真憑實據，而且對金世遺那等出神入化的武功，也有幾分忌憚，所以要不要立即便拿人，一時間他也是難以決定。

西門牧野忽地斟了兩杯酒，哈哈笑道：「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，甘教頭敢作敢爲，正是我輩中人！來，來，來，我敬你一杯，咱們戮力同心，定能誅盡天下武林人物！」

金世遺接過酒杯，目光一瞥，忽見厲勝男向他打了一個眼色，金世遺笑道：「我酒量不好，你那一杯小一點，我與你換一杯吧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倏的便把西門牧野那

杯酒奪了過來，另一隻手却將自己這杯酒送了過去，西門牧野大怒道：「你，你好無禮！哎喲，喲……」話猶未了，厲勝男已是一個箭步來到他的背後，手臂一伸，勾着他的子，西門牧野不由得「哎喲」一聲，張開了嘴巴，金世遺的那杯酒便灌了進去！

西門牧野也好生了得，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，橫肱一擋，厲勝男急急鬆手，用天羅步法避開，西門牧野左手一拍，「噹」的一聲，酒杯落地，登在時地上飛起一溜光火，但却已有小杯酒灌入他的口內，西門牧野張口一吐，一股酒浪向金世遺噴去，與此同時，在他袖管裏又射出一股彩色的煙霧，但金世遺動作比他更快，只聽得他哈哈一笑，已抓起了西門牧野的兩個同黨，恰似做了兩面盾牌，一個被毒煙熏瞎了眼睛，另一個被毒酒淋到面上，登時如着火燒，面皮黑！

金世遺喝道：「你剛才還說要與我戮力同心，怎的暗中下毒？」

變生意外，全場震驚，司空化也嚇得呆了，寇方梟急忙攔在他們二人中間，叫道：「有話好說，有話好說！」

西門牧野嘶聲叫道：「這小子分明是來臥底的，司空大人，你還要庇護他們？」西門牧野共有十五個黨羽，除了無非大師與連家兄弟已被廢了武功之外，其他的十

三個黃衣人一齊湧上，將金屬二人包圍起來，眼看這場惡戰，已是如箭在弦，一觸即發。

就在這劍拔弩張，情勢極度緊張之際，忽聽得有人大聲笑道：「西門牧野，我也給你慶功來啦！」笑聲鏗鏘鏘鏘，宛如金屬相擊，震得衆人耳鼓嗡嗡作响。

緊接着「蓬蓬」兩聲巨響，只見外面闖進了一伙人，爲首的是個身材高大，紅光一面的老人，他一進來，便把兩個攔着他想盤問他的御林軍軍官抓了起來，摔了出去，將一桌酒席也撞翻了。這兩個軍官亦非泛泛之輩，但一照面就給他抓着，竟是半點抵抗的能力都沒有，哼也未哼一聲，就給他像提起兩隻小雞一般，摔了出去。週圍的武士，幾曾見過如此威勢，盡都給他懾住！

司空化、寇方臬大吃一驚，急忙奔上，那老人背後突然竄出了一個道士，大聲叫道：「不可動手，這位是孟神通孟老先生！」接着便有好幾個人一齊叫道：「這不是耿秦兩位統制麼？」

司空化怔了一怔，驚魂稍定，方始叫得出聲：「凌霄道兄，是你呀？請問孟老先生此來何意？」

隨着孟神通而來的那一伙人，陸續走進，排列在他的背後，那幾個人是：孟神通的

師弟陽赤符，孟神通的弟子姬曉風，全真派的名宿凌霄子，和原任御林軍統制之職的秦岱和耿純。凌霄子和司空化同屬全真門下，全真派衰落之後，凌霄子遁入大雪山隱修，司空化則還俗求官，做到了御林軍統領，他們二人所走的路子不同，但大家都抱着同樣的志願，想把全真派的聲威重振起來。

孟神通是當世第一位大魔頭，突然到來，聲言要參加慶功宴，這真是任何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全場的幾百個武士，個個提心吊胆，寇方臬也嚇得面色青白，所有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到孟神通身上。

凌霄子道：「這不關你們的事，只是孟老先生要和西門牧野算賬，你們放心！」——孟神通接着縱聲大笑道：「西門牧野，你不是要誅盡天下武林人物嗎？好呀，如今孟某送上門來了，你怎麼還不動手呀？」

岷山之戰的詳細情形，只有司空化和寇方臬知道，在此之前，司空化本來要秦岱耿純去拉攏孟神通的，但孟神通極爲自負，意欲獨創一派，壓服武林，不屑於和他們聯手，所以沒有答應。西門牧野公報私仇，趁着岷山之會，想拉連孟神通在內的正邪各派都一網打盡，事後司空化得知，極不贊同，但因為西門牧野正在得勢，所以他也不敢當面宣備他。

司空化聽了孟神通的話，心中一寬，抱着坐山觀虎鬥的態度，閃過一邊。

寇方臬爲了顧全大局，大着胆子，攔在西門牧野面前，說道：「孟老先生，請你暫息雷霆之怒，聽我一言！」孟神通雙眼一睜，「哼」了一聲道：「怎麼？」寇方臬道：「西門先生得罪了你，你要找他算賬，本屬理所當爲，但今晚是皇上給他開慶功宴，請你看至尊份上，給他一點面子。西門先生，你斟一杯酒向孟老先生賠罪吧！」

孟神通冷笑道：「他處心積慮要毒殺我，此事豈是賠罪可了？」司空化雖然與西門牧野不對，但這時也感到事態的嚴重，迫得充作調人，拉着了凌霄子道：「師兄，請你幫忙勸勸孟老先生，他要報仇不打緊，但若是、若是、……」

孟神通哈哈笑道：「若是殺了西門牧野，豈不令你們在皇帝面前無法交待？是不是這個意思？」寇方臬與司空化再也顧不得西門牧野的面子，急忙打躬作揖的齊聲說道：「正是這個意思，孟老先生，你是通情達理的人，請你就喝了他這杯賠罪酒吧！」孟神通大笑道：「慶功宴變成賠罪酒，這倒是有趣得緊，可惜我姓孟的偏不想喝他這杯酒！」頓了一頓，突然又換了一副聲調說道：「你們皇帝的心意，我老孟知道。他不過想誅盡不肯歸順朝廷的各大門派罷了，這檔事情西門牧野未必辦得到，我姓孟的却可以一力担承，而且不必你們相助，功成之後，我也不會向你們的皇上領賞，與你們爭

功邀寵。好，話已經說到這個地方，你們若是再攔阻的話，那就休怪我不客氣了！」

寇方梟與司空化並非有所厚愛於西門牧野，聽了孟神通這話，心中都在想道：「去了一個西門牧野，換了一個孟神通，他又不肯與我們爭功，這交易倒是對我們有益無損。」兩人登時默不作聲，悄悄的從西門牧野身旁溜開。

孟神通喝道：「西門牧野，你在崑山上的威風那裏去了？有種的就出來與我決一雌雄！」孟神通是有意要令西門牧野在衆目睽睽之下出乖露醜，好像貓兒捕捉老鼠一般，先把它折磨得夠了，然後才把他吃掉。

忽聽得「波」的一聲，一團煙霧突然升起，迅速瀾漫開來，大廳裏雖有百數十盞宮燈，但在煙霧瀾漫之下，若非站在對面，已是看不清楚人影。原來是西門牧野見調停失敗，寇方梟與司空化都有犧牲自己的意思，他那敢與孟神通硬拼，故此立即放出煙幕，掩護逃生。

濃煙有刺鼻的臭味，衆人都害怕這是毒煙，紛紛向大門湧去，想逃到外面空曠的地方，大廳裏登時亂成一片。

孟神通大喝道：「往那裏逃？」呼的一聲，手臂暴伸，樓頭抓下，西門牧野早已打定了「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」的主意，煙幕一放，立即拔步飛奔，孟神通這一抓雖然快

如閃電，到底還是慢了半步，這一抓沒有抓着西門牧野，却抓着他旁邊的一個傭人，此人名叫焦湛，乃是冀北三魔之一，功力深厚，不在西門牧野之下，被他抓着了琵琶骨，痛徹骨髓，急忙橫弦一撞，臨危之際之反擊力道大得出奇，這一撞撞中孟神通的胸口，有如鐵鎚擊下，孟神通也不禁心頭一震，眼睛發黑。孟神通大怒，手指一緊，「嘎」一聲响，焦湛的琵琶骨給他捏得粉碎，登時癱在地上，再也爬不起來。

武功到了第一流境界的，都練有夜眼的功夫，黑暗中亦可以視物，西門牧野所放的煙霧，主要是用在危急之時掩護自己逃生的；雖然有毒，毒性甚微，厲勝男和金世遺爲了預防不測，嘴裏含了用天山雪蓮所炮製的碧靈丹，更不放在心上。西門牧野從橫門逃出，想鑽入宮中的秘道，脚步剛剛跨出門檻，金世遺已追到了他的後面。

寇方臬明白了孟神通的來意之後，知道孟神通雖然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的大魔頭，却絕不至於行刺皇帝，故此他担心的不是孟神通而是金世遺，金世遺來歷不明，要是給他闖入內宮，驚動皇帝，那後果可是不堪設想。所以他一直沒有放鬆對金世遺的注意。

金世遺眼看就可以抓着西門牧野，忽覺勁風颯然，金世遺側身一閃，沒有閃開，寇方臬一把抓着他的手肘，食指緊緊扣着他的「曲池穴」，沉聲喝道：「甘教頭，你要闖